

LIUMEIHAIJUN
FENGYUNLU



留美海军风云录

● 海斌 著

海潮出版社



留美海军风云录

海斌 著

海潮出版社

1992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胡忠林

封面设计：陈祖怡

留美海军风云录

海 斌 著

海潮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73千

1992年3月第1版

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8000册

ISBN 7-80054-265-3/I·66

定价：3.90元

前 言

本文所记述的并非杜撰的故事，而是根据笔者的一段亲身经历而写成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抗日战争后期，1944年末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陪都重庆大、中学校中招考了约1000名学生入伍海军，组成“留美海军学兵大队”，于1945年1月，从重庆启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半岛南端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学习，准备接舰后，配合盟军参加太平洋战争。学习中途，1945年8月，逢日本投降，战争宣告结束。学兵们结业后，接收了美国赠送中国的八艘军舰，组成舰队，于1946年4月，由海军中校林遵率领驾乘回国。舰队代表中国政府沿途对古巴、巴拿马、墨西哥、日本等国和夏威夷地区进行了正式访问和慰问海外侨胞。舰队于1946年7月中旬回到南京。

水兵们在国外满怀希望，抗战胜利后的祖国，从此将走向和平建设和繁荣富强，可是一回到国内所见所闻的是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以及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、独裁专制和媚外误国的情景。特别痛心的是，国民党政府竟不顾广大人民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，蓄意发动全面内战。这种情况引起了水兵们的强烈不满，许多人不顾当局的种种威胁利诱，纷纷开小差脱离海军，各自寻求新的出路，一些人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留在海军中的一部分人于1949年4月随林遵参加了长江起义，也有一些人随舰撤离去了台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原“八舰”绝大多数人员积极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。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了人民海军中的中、高级指挥员；有的在航运界担任了高级工程师，远洋轮船长；有的转到其他岗位上，成了教授、作家、编辑记者、会计师、外交官等等。由于各种原因去了港台和海外的人员，也有些人陆续回到祖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。

留美海军这段历史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当年的年轻水兵，如今都已霜染两鬓，年逾花甲。回忆过去风雨年华，如烟似梦，不胜沧桑之感。从抗日战争后期，留美海军学兵大队组建，到出国学习，直至抗战胜利后接舰驾乘回国，历时近两年。这在中国海军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。但长期以来，留美海军这段历史却被湮没，其中丰富曲折的经历鲜为人知。笔者作为参加者之一员，感到有责任按照当时实际，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，起一点历史补白作用。这段经历也算是历史大潮流中激起的一小点浪花。

社会生活是复杂的，丰富多采的，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。这一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历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、探索、曲折、艰难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们逐步转变、成长的历程和追寻真理的足迹。历史的事实也表明：只要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、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，就会越来越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，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。

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：文内所记述的历史背景、时间、地点、经过历程和基本事实都是真实的。文稿采用了纪

实文学的写作手法,根据写作需要,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,对有些分散的事实作了集中概括,对某些历史枝节和人物活动细节作了适当的处理。此外,除了历史头面人物和几个领队是用真名外,其余的人物均未用真名,但大都有原型。笔者力求在总体上生动地再现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。再是,当时笔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学兵,各方面都有局限性,只能就个人所见所闻和认识感受来写,而且记述的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,因此难免有不当和错误之处,敬请有关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在写作过程中,笔者参阅了有关历史地理背景材料,并分别访问了一些当年“八舰”人员,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。有的在一起共同回忆,有的积极提供书面材料,补充事实,订正数据,没有大家的帮助,我一个人也难以写成。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。

目 录

前言

一、投笔从戎·····	(1)
二、在江顺轮船上·····	(7)
三、朝天门码头依依话别·····	(17)
四、飞越驼峰·····	(23)
五、邂逅相逢中国远征军·····	(28)
六、从火车上看印度·····	(33)
七、孟买一瞥·····	(39)
八、甘地的信徒·····	(45)
九、海上万里行·····	(49)
登上“坚尼尔曼”号运输舰·····	(49)
航程中的风波·····	(57)
追寻奥尼尔的梦·····	(63)
海上实弹打靶训练·····	(64)
十、到达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·····	(67)
十一、海军学校剪影·····	(72)
十二、反抗种族歧视的怒火·····	(78)
十三、家书抵万金·····	(82)
十四、和苏联红海军在一起·····	(85)
十五、鲍伦老师·····	(90)
十六、胜利狂欢之夜·····	(95)

十七、梦牵魂萦故里·····	(98)
十八、中美苏水兵共庆胜利联欢会·····	(102)
十九、热爱中国的亨德尔先生·····	(106)
二十、露丝小姐·····	(110)
二十一、黑人哈利的逃亡·····	(114)
二十二、爆发反贪污的绝食罢课斗争·····	(122)
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·····	(122)
直接的导火线·····	(125)
拒绝佩戴辱华臂章·····	(128)
围攻扣押领队军官·····	(129)
美军的武装干涉·····	(131)
绝食罢课行动震惊中美军方·····	(134)
二十三、大逮捕·····	(136)
二十四、在美国海军监狱里·····	(141)
二十五、激动人心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·····	(152)
二十六、接收美国赠送的八艘军舰·····	(156)
二十七、在古巴关塔那摩军港实习·····	(158)
二十八、参观“密苏里”号战列舰·····	(164)
二十九、小镇酒吧女·····	(167)
三十、哈瓦那侨胞情意深·····	(173)
三十一、一个老华工的苦难史·····	(180)
三十二、通过巴拿马运河·····	(184)
三十三、墨西哥风情·····	(189)
三十四、美国西海岸见闻·····	(193)
参观影城好莱坞·····	(193)
黄色文化泛滥·····	(195)

华人的功绩与辛酸.....	(196)
码头上的阴影.....	(198)
三十五、檀香山华人赤子心.....	(199)
三十六、凭吊珍珠港战场.....	(203)
三十七、太平洋上的暴风雨.....	(206)
三十八、战后的东京.....	(210)
三十九、舰队回到南京.....	(217)
四十、“这不是我的中华”.....	(222)
四十一、希望之光.....	(228)
四十二、控制不住的军心.....	(231)
四十三、寻求新路.....	(235)
尾声：40年后故友重逢在山城.....	(241)

一、投笔从戎

1944年初冬，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。

这年12月，山城连日阴雨绵绵，天空灰沉沉的，空气里散发出潮湿霉味，使人感到窒息、压抑、阴郁。从前线不断传来国军失利的消息，使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，惶惶不安。

抗战已经七年了，不但看不到一点胜利的曙光，相反形势却越来越黯淡。这年春夏，日寇向我中原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，打通了大陆平汉、粤汉交通线，接着又先后占领了洛阳、长沙、福州、桂林等城市；特别令人震惊的是，12月2日，贵州独山失守，日寇向贵阳进逼，陪都重庆直接受到日军的威胁了。

此时，山城重庆人心浮动，流言四起：国民政府正在酝酿迁往甘肃兰州或者西康西昌。有的人还言之凿凿：政府的各种文件档案已整装待发；蒋委员长的座机已准备随时起飞；孔二小姐（孔祥熙的二女儿）已带着她的哈巴儿狗飞往成都了。……

从“九·一八”日寇占领东三省起，许多东北人民就含泪背井离乡，过起流亡的生活。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以后，敌骑纵横，半壁山河沦陷，中国老百姓开始了大规模的流亡，流向内地，流向西南大后方，重庆已成了一个大的流民所。如今，重庆又岌岌可危，老百姓又将流亡去哪里，逃亡去何方？

此时，国民政府作出“抗战到底”的姿态，提出“投笔从戎”，“抗战救国”，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，号召青年学生从军。在外敌压境，国家危亡之际，热血青年怎能不报效祖国，奋起杀敌。一时间，大后方各大、中学掀起了一股从军热潮。

当时，我是重庆郊区一个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，面对这危难的时局，心情万分焦急悲愤。当独山失守，日军逼近贵阳消息传来的一天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在嘉陵江边徘徊，心潮翻腾。远处，忽然传来悲壮的歌声：“那一天，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，我便失去了一切田舍、家人和牛羊，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……我必须回去，从敌人刺刀丛里回去，把我打胜了的刀枪，放在我生长的地方。”这是贺绿汀作曲的《嘉陵江上》，是我熟悉的，喜爱的歌，是最能抒发我感情的歌。不知是哪位流亡异乡的学子在引吭高歌。随着歌声把我引入了悲痛往事的回忆，七年前南京陷落的悲痛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里。

我原籍四川，我父亲青年时代，从四川去武汉从军，参加北伐，以后就留在南京部队。我4岁时，母亲带着我到南京与父亲同住。南京成了我第二故乡。1937年冬，南京保卫战中，父亲在孙元良部任营长，担任着守卫雨花台、中华门一带防务。上海失守后，日寇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南京挺进，一场血战迫在眉睫。南京城内早已乱世纷纷，政府机构和许多家属百姓，已陆续向武汉方向撤退。我父亲团部的一个参谋，也是我父亲的好友韩国栋，已安排他的妻子和女儿撤退去武汉。韩家与我家紧邻，平时两家过从甚密。那年，我13岁，正上初中，父亲在前线作战，很少回家，母亲有心

驻病，已卧床数月，行动不便。家里的事全靠老佣人陈嫂照管。韩妈妈临行前，到我家邀约我妈结伴一起撤退。我父亲性格刚直固执，他对战局很乐观，他相信南京守得住，不必匆忙撤退。他对我妈说：“南京是国家首都，岂能轻易丢失。蒋总司令对保卫南京作了周密部署，调集了几十万精锐之师固守。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已发出誓言：‘南京必须固守，誓与南京共存亡’。我是一个军人，保卫南京是我的天职，我相信南京决不会失守。再说，你现在有病，孩子又小，你们撤退到那里去，我也不放心，还是看一看，等一等再说吧！”

妈妈觉得父亲的话说得也有道理，就让韩妈妈和她女儿晓兰先撤走了。

紧接着，战局急转直下，日寇集中兵力疯狂进攻，向南京城包围逼近。在紫金山、中山陵和雨花台附近展开了激战，城内已可清晰听到城外隆隆的炮声。12月12日深夜，我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开门一看，真把我吓坏了，韩叔叔满身沾满了血。他对我妈说：“敌人向中华门冲锋了，老彭带领弟兄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时，壮烈牺牲了。他妈的，蒋总司令早就坐飞机走了，唐生智也溜了，孙元良不知去向，三军无主，敌人已快冲进城，南京守不住了，你们赶快收拾东西，我带你们逃命吧！”

妈妈一听到父亲牺牲了，顿时就昏了过去，我吓得嚎啕大哭。陈嫂忙着给妈按摩、喂水，好一会儿，妈才甦醒过来。出人意料，妈显得很镇静，对韩叔叔说：“我这病身子，走也走不动，逃不出去了。老韩，你和老彭是至交，立华是彭家的命根子，就拜托给你了，你带着立华赶快走吧，老彭

在九泉之下，也会感激你的。”

这时，城外的炮声、枪声已越来越近，情况已万分危急，已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我双膝跪在妈面前，叩了一个头，哭着说：“妈，儿走了，你老人家千万要保重。”

韩叔叔左臂受伤，他脱下血渍斑斑的军衣，把手臂简单的包扎，换了一件爸爸留下的便装，就带着我出门了。

南京的电力系统已被破坏，街上一片漆黑，到处都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和想逃出城的老百姓，人挤人，道路拥塞。幸亏韩叔叔是南京土生土长，熟悉道路，他带着我专走小街小巷，七弯八拐，天亮时，竟转出了城门。我们不走大路，抄小路，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跋涉、风餐露宿，终于到达武汉，找到了早到的韩妈妈和晓兰。

我逃出来的第二天晚上，南京城就陷落了。随后传来种种可怕的消息：日本鬼子进城后，就开始了大屠杀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城内到处可见被砍杀的尸体，莫愁湖，玄武湖的水都被死者鲜血染红，长江里漂浮着许多发臭的尸体，城郊遍布“万人坑”，“千人壕”……

我听到这些消息，感到恐怖极了，我不敢想像我母亲的遭遇，我幼小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。加之，逃难途中极度的劳累，我病倒了，发高烧，半夜里不时惊叫：“我要妈妈！”

韩叔叔一家对我象亲生儿子一样，他们日夜护理我。晓兰虽比我小一岁，却很懂事，象一个大姐姐似的守护着我。在他们精心的护理下，我的病体才逐渐复元。

正当我在病中时，从沦陷后的南京逃到武汉的一个亲戚，特意找到韩叔叔说，他在收容中国难民的国际安全区见

到陈嫂，陈嫂向他诉说，日军攻陷南京的当天晚上，彭太太心脏病发作，死在逃亡的路上。韩叔叔担心我受不了这噩耗，一直隐瞒着不敢对我讲。过了一年后，才对我说了实情。我知道后痛哭一场，日本鬼子夺去了我双亲，仇恨埋在心里。

1938年9月，日军向武汉进逼，韩叔叔带着我们仓促搭上一条船，逃难到了四川重庆。

韩叔叔左手臂负伤后，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发炎化脓，后经医治，虽保住了手臂，但已不能自由活动，成了半残废，从此离开了军队。到重庆以后，韩叔叔变卖了首饰做本钱，在郊区化龙桥开了一个杂货店，以维持生活。晓兰在附近一中学就读，我也进入一所收容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读书，学校免费供给食宿，生活异常艰苦，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读书之地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于1943年秋考入了大学。

我回想起这一幕幕的悲痛往事，真是国恨家仇，悲愤交集。眼看日寇又步步逼拢重庆，难道还要让南京的悲剧再一次重演？难道还要再逃亡？此时，各学校的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，情绪激动，哪还有心思上课。国家都要亡了，读书有什么用？各学校基本处于半停课状态。校园内学生们三五成群议论着战局，讨论着今后的出路。在教室内，同学们齐声高唱轰耳的《毕业歌》：“同学们！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”在学校和大街的墙上到处都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“从军去！到前线杀敌去！”，各大报纸，连续发表号召学生从军的言论和各校学生报名从军的热烈情绪。各班出的墙报上，满是同学们抒发爱国从军的诗文和请缨杀敌的决心书。一个同学站在图书馆前台阶上

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他在讲演结束时，高声朗诵了爱国女侠秋瑾的诗句：“拼得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一个中文系的同学当场咬破手指，用血在白色墙壁上写下了仿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诗句：“壮志饥餐日寇肉，笑谈渴饮倭奴血。”气势何等豪迈！一时间，学校内出现了从军热潮，短短几天内，就有百多名同学报名从军。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感染着我，鼓舞着我！我是一个热血青年，爱国岂能落在人后！前几天，我已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在学生中招考一批海军，准备派赴美国进行短期训练后，开赴太平洋配合盟军对日作战。同学们有的报名参加远征军，有的投考空军，我憧憬海上生活，决定报名投考海军。

在报名从军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去到韩叔叔家，把我从军的决定告诉他们。这天只有俩老在家，晓兰在学校没有回来。我的决定很突然，他们惊愕得半晌没有说话。这晚正碰上停电，在昏暗的桐油灯光下，他们过早衰老的面容，显得更加苍老、憔悴。隔了好久，韩叔叔才开口说：“好不容易把你从战火中带出，拉大成人，你去当兵万一有个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双亲。再说，你已是大学生了，当兵划算吗？年青人，不要感情冲动，太天真了。我了解军队的内情，几百万军队都抵挡不住，你们几个学生兵就顶事吗？”

我理解韩叔叔、韩妈妈的心情，他们为了抚养我和晓兰，花费了多少心血，他们舍不得我离开。我竭力向他们陈述我的想法。我说：“我已再三考虑过。现在政府和军队确是无能，但形势险恶，鬼子一步一步逼拢，难道我们就坐以待

毙？甘愿作亡国奴？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为了给爸爸妈妈报仇，我甘愿洒鲜血，抛头颅。我们有四万万同胞，中国决不会亡！”

我情绪激动，慷慨陈词，显出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我从军杀敌的决心。

韩叔叔望着我激动的面容，知道我已下定决心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接着他轻轻地温和地问我：“你告诉了晓兰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晓兰，我想她一定会支持我的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我就赶到城里军事委员会报名投考海军了。

二、在江顺轮船上

经过海军招考委员会文化考核和陆军医院的严格体检，我被录取为海军。12月中旬，我到重庆市郊靠近长江边唐家沱停泊的江顺轮船上报到。

江顺轮原是国营招商局的一条海上客轮，约有三千多吨。抗战以后撤退到川江，因轮船大，川江水浅滩多，无法航行，就长年停泊在重庆下游二十公里的唐家沱。这次被临时征用作招收的海军学员报到集中地。同时被征用的还有“江新”轮。

在我来江顺轮之前，已经有很多新考取的学生兵报到。甲板上，站着许多穿灰棉军服的年青人。我报到以后，领到

了一套灰棉军服、军帽、腰皮带和一条布套棉被，并被编入临时组成的班、队。

班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接着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马正刚，东北哈尔滨人，东北大学政治系的。我是个临时班长，以后你就叫我老马好了。”他还告诉我，从军的学生，上面统称学兵，可是学生们改不了口，仍然互称同学。

马正刚年约二十三、四岁，紫膛色脸，身材高大魁梧，比我高出半个头，我估计他至少在一米八以上，一幅标准北方大汉的模样。老马抢拿起我的行李，带我到船舱学兵住宿地。这里原是客轮统舱，现改成一排排的地铺，坚硬冰冷的铁板上，铺一层稻草，我担心地问：“这样睡着冷吗？”

老马笑着回答：“晚上一个挨一个挤着，年青人火气大，顶暖和的，开初可能不习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我换上军装后，老马带我到船上大厅。这里原是客轮旅客休息大厅，狭长形，约有100多平方米，中间放着一张大长方桌，四周摆有一排木制长靠凳。因客轮多年未使用，显得陈旧破败，大厅墙上白漆已泛黄，铁窗锈迹斑斑，但从大厅中间的黄铜柱、楠木方桌和已褪色的丝绒窗帘，还可依稀感到当年豪华兴盛的气派。大厅闹哄哄的，学兵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有的在打扑克牌，有的在闲谈，有的正在读英文练习会话。老马带我走到一个很年轻的学兵面前，对他说：“小胡，我跟你介绍一个新同学，彭立华，大学外语系的，你可有一个英文老师了”。然后对着我说：“他叫胡宏彬，我们班上的小精灵，高中毕业，今年才18岁。”

我打量着他，个子矮墩墩的，胖乎乎的圆脸，两只灵动